

崔溥《漂海錄》行程與其拍攝意義研究

최창원
청운대학교 중국학과

A study on the deeds of Choi Bu <Pyohae-rok> and its filming significance

Chang-Won Choi

Dept. of Chinese Studies, ChungWoon University

요약 崔溥 (公元1454~1504), 字淵淵, 號錦南。曾任李氏朝鮮弘文館副校理 (五品官員), 1487年赴濟州島執行公務, 期間因其父亡故, 故於1488年閏正月初三回家奔喪, 卻不幸在途中遭遇暴風雨, 所乘船舶受損, 致其在海上漂流了近半月之久。後其在「大唐國浙江台州府臨海縣界」(今三門縣)登陸後經陸路到達杭州, 後於杭州乘船沿京杭大運河經水路至北京。明朝弘治皇帝親自接見並賞賜了崔溥後, 從北京走陸路過山海關, 經鴨綠江返回了自己的國家。崔溥在中國滯留了4個半月, 136天, 行程將近9000里地。回國後, 他用漢文寫出了《漂海錄》一書, 這部以日記體形式的著作共5萬餘字, 一定程度上記錄了明朝弘治初年中國京杭運河流域的地理、城市、民俗等方面內容, 為後世研究明朝時期的政制、司法、運河、城市、地志、民俗以及海防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記錄。

주제어 崔溥, 漂海錄, 明朝, 漂海錄行程, 京杭大運河

Abstract Cui Bu (1454 ~ 1504 BC), named Yuanyuan, named Jinnan. Served as the deputy manager of the Korean King Chosun Hongwenguan (fifth grade official). In 1487, on the way to Jeju Island to perform official duties, because his father died, he went home from the funeral on the third day of the first lunar month in 1488, but was unfortunately on the way. Encountered a storm, and drifting at sea for nearly half a month, he landed at the "Linhai County Boundary of Taizhou Prefecture, Zhejiang Province, Datang Kingdom" (now Sanmen County). Later, Cui Bu went to Hangzhou by land near Taizhou, where he landed, then via Hangzhou, took a boat along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to Beijing, and from Beijing by land through Shanhaiguan, and returned to his country via the Yalu River. Cui Bu stayed in China for four and a half months, 136 days, and traveled nearly 9,000 miles.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he wrote the book "Piaohailu" in Chinese. This diary-style book has a total of more than 50,000 characters, covering politics, military, economics, culture, transportation, and local customs in the early years of Hongzhi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situation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for studying China's Ming Dynasty coastal defense, political system, justice, canals, cities, topography, and folklore.

Key Words Choi-Bu, "Piao Hai Lu", Ming Dynasty, Character Phenomenon, Social Phenomenon Drifting in the sea,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an Academic Research Fund of Chungwoon University in 2021

Received 21 Dec 2021, Revised 10 Jan 2022

Accepted 19 Jan 2022

Corresponding Author: Choi, Changwon
(ChungWoon University)

Email: abn666@hanmail.net

ISSN: 2466-1139(Print)

ISSN: 2714-013X(Online)

© Industrial Promotion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is an open-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Non-Commerci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3.0>),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non-commercial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1. 崔溥的生涯及漂海錄

1.1 崔溥的生涯

崔溥，字淵淵，號錦南，朝鮮全羅道羅州(祖籍耽津，今韓國務安郡)人。生於明景泰五年(公元1454)，24歲時中進士第三(成化丁酉格進士試第三人)，壬寅中文科乙科第一人，擔任校書館著作、軍資監主簿、成均館典籍、司憲府監察、弘文館副撰等。丙午中文科重試乙科第一人，為弘文館副校理、龍驤衛司果、副司直。明弘治元年(1488)閏正月初三，正於濟州擔任推刷敬差官的崔溥，突聞父喪，隨即乘船返鄉奔喪，卻於渡海時不幸遭遇風暴，所乘船舶受損，經九死一生後隨洋流漂泊至今中國浙江台州府臨海縣。由於當時明朝海防受倭寇叨擾，崔溥登陸後，便被當地人誤認為是倭寇，由當地官員被押解至杭州，後經明朝官員審理，確認其一行43人為朝鮮人。隨後，崔氏一行在沿途明朝官員的護送下抵達北京，還受到了明朝弘治明孝宗的接見與賞賜。最後，他們從北京途經遼東返回朝鮮。崔溥回國後，以日記形式撰寫了三卷共六萬四千餘言的行程記錄，即《漂海錄》，詳細記載了他們海上遇難、輾轉回國的經歷。崔溥在返回朝鮮後，雖安全回國，卻因不即奔喪，而留京八日撰著《漂海錄》而遭到朝鮮司諫院與司憲院官員的等的四次彈劾¹⁾，雖然朝鮮成宗等其他官員並不認可彈劾案，但這段彈劾記錄，為崔溥的仕途產生了一定的負面的影響。公元1498年，朝鮮成宗王朝生“戊午士禍”，受士林派與守舊派的政治鬥爭的波及，身為士林派門人的崔溥被罰杖責並流放端川，公元1504年被賜死，1506年追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²⁾。

1.2 漂海錄的故事

公元1478年(李朝成宗十八年)，時任推刷敬差官的崔溥從其任地濟州島出發，北上弔唁其父親，行船途中忽遇海上暴風雨，「為風所逆。驚濤掀浪。載沈載傾。飢食渴水。十生九死。以今月十二日到泊名不知海島」(崔溥，《漂海錄》閏正月21日)。同船43人經過14天

的海上漂流後，漂流至今浙江台州府臨海縣地界，在今三門縣棄舟登陸，被當地人誤認為倭寇，崔溥雖然解釋了緣由，卻仍被「里人所驅」，後被千戶許清押解至桃渚城(今浙江臨海市桃渚鎮)。在桃渚城中，把總松門等處備倭指揮劉澤、桃渚所千戶翟勇等人，審訊崔溥一乾人等，並通過察看印牌、冠帶、文書，確認崔溥來自朝鮮。後受到明朝地方和朝廷的禮遇。行至杭州後，走水路，沿明朝京杭大運河北上，船經揚州、濟寧、臨清、天津後到達北京。抵達北京後，先謁左右侍郎、次謁尚書，然後謁郎中主事官。經禮部將崔溥漂流上報後，明朝弘治皇帝親自接見並賞賜了崔溥一行人等。崔溥一行入朝謝恩。二三日後，百戶張述祖，護送崔溥一行人出京城向遼東方向出發。一行人走了一個多月後抵達鴨綠江，並經鴨綠江返回本國。崔溥一行人在中國一共停留了136天，歷經4000余公里的坎坷，一行人最終全部回到自己的祖國。



返回朝鮮後，朝鮮國王令其將他在明朝的逗留136天的海陸經歷用漢文敘寫呈報後朝廷。《漂海錄》寫成呈報給朝鮮國王后，朝鮮國王備受感動，後遣使赴北京特對此事專門感謝。公元1492年，崔溥的守孝期滿後，以書狀官隨謝恩使團再訪北京。1497年，他再度隨使團來京，為中韓緊鄰的和平友好交往作出非常積極努力。

《漂海錄》以日記體形式敘寫而成，崔溥將其在中國境內的將近9000里的行程中所見所歷，進行了寫實描繪，通過一位異邦人的記述，將明代早期京杭大運河沿

1) 肖大平，中國語文學第85(2020.輯12)，崔溥《漂海錄》在朝鮮時代的流傳與接受，p. 446

2) 鄭成宏，中國和朝鮮半島儒學文化的民間交流，當代韓國，2003年春夏合刊，p. 67

岸的諸多城市、山川、名勝等，用文章再現在了世人的面前。而且，其記錄了明代的衙署、鈔廳、樵關、稅課局、工部廠、漕運府等場所，連市井中物產、民居、服飾、器用、貨物也一並記錄了下來，確實是非常難得的文獻記錄。鑒於《漂海錄》的內容詳實、信息充實，當時的朝鮮朝廷，一直將其列為內參材料，並未作為公開材料。可見《漂海錄》在朝鮮王朝時期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漂海錄》除了記載了明朝的人文地理等信息外，還在書中的中談及了生死、忠孝的大義，評述了公私、情義、利他利己以及人格與國格等的重要觀點。這些內容，引起了歷代讀者的思考與共鳴。因此，《漂海錄》在朝鮮重版達6次之多³⁾，可見這本著作的對當時朝鮮的影響之深。後來，日本清田君錦於1769年還將《漂海錄》翻譯成日文，改名為《唐土行程記》。到了近代，《漂海錄》被美國人John Meskill譯成英文，名為《錦南漂海錄譯注》；崔溥後裔崔基泓先生於1979年將漢文版《漂海錄》譯成韓文。更有助於這本著作的傳承。

由於《漂海錄》長期作為朝鮮國王的「內參報告」，且其中暴露了明朝宦官政治的腐敗黑暗、嘲諷皇帝祭孔虛偽性等原因，導致這本以漢文撰寫的《漂海錄》在很長一段時間難以進入中國，在中國長期鮮為人知。到了近代，經北京大學葛振家教授比勘點注，《漂海錄》點評本才於199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⁴⁾。

2. 漂海錄的價值

2.1 紀行的意義

崔溥一行人經歷了海上暴風雨，漂泊于大洋中，歷經驚濤駭浪、飢渴難耐、海賊搶奪；登陸後，還一度被誤認作倭寇，受盡了諸多苦難，但終究誤會解除，終受到當時朝廷的禮待，經京杭大運河北上。崔溥詳細記錄了當時沿岸的驛站行止食宿，記錄了這些驛站的名稱，第一次全面系統地反映了明代中期運河全線的交通狀況和風土人情。同時，崔溥詳細記載了明朝弘治初年海防受倭寇侵擾嚴重，並記載了明朝政府在那樣的歷史背景下的海防、司法、政制的情況。描寫了明朝海防城市的經

濟狀況、人文狀況、交通狀況及市井生活等情況。是反映了明朝當時的部分海防城市及運河的沿岸的重要歷史文獻。另外，崔溥還在書中集中反映了生與死、忠與孝、公與私、情與義、利他與利己、人格與國格等人生重大問題。這樣一部描寫了過去中國地理、軍事、政治、社會人文的著作，雖然能夠讓人側面的理解幾百年前的中國，但時過境遷，崔溥一行人走過的那段旅程，經過了時間的洗禮，早已是物是人非，特別是近代中國的高速發展，崔溥那段旅程所路過的地方，如今變成了什麼樣子？是否還留下了些許有關崔溥的一些記錄甚至是一些傳說呢？

通過拍攝紀行，可以訪今論古，用視頻來重溫崔溥的那段旅程，看看那裡與書中記載的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崔溥的到訪是否留下了什麼蹤跡，更可以跟隨他們旅程來感受一段不一樣的《漂海錄》。同時增進中韓之間的友誼，加深兩國之間的理解和認識。為雙方的睦鄰友好增加一個新的歷史記錄。

2.2 記錄的價值

崔溥的漂海錄，按照時間、空間順序，記錄了其從陸路由台州北上杭州，再經京杭大運河北上，詳細的記錄了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因崔溥一行只乘船行經運河，記錄的內容主要集中在運河沿岸，所以其不僅處處留意，細心觀察，甚至進行比較，得出自我認知的判斷。崔溥所記運河一線，各種地名多達600余個，其中驛站56處，鋪160余處，閘51座，遞運所14處，巡檢司15處，橋梁60余座⁵⁾。值得注意的是，很可能是由策彥這類貢使編寫並對後世經商路程書有著明顯影響的嘉靖十四年的《圖相南北兩京路程》，記錄地名近300個，所載運河交通情形差可比肩《漂海錄》，但完全沒有鋪的記錄。至於明後期中國商人為經商方便專門編寫的路程書，只為有裨日用。隆慶四年(1570年)徽商黃汭的《天下水陸路程》和天啓六年(1626年)徽商詹濤子的《天下路程圖引》，關注地名和里程，專記驛站和閘名，其餘事項很少。可以說，無論是在崔溥之前還是之後，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時人有關運河沿線交通情形的記載，還從未見有如崔溥的《漂海錄》那樣詳細具體者⁶⁾。

崔溥在其《漂海錄》中記其所見：「水有紅船，陸有

3) 肖大平，中國語文學第85（2020.輯12），

崔溥《漂海錄》在朝鮮時代的流傳與接受，p. 427

4) 金健人鮑先元，崔溥之旅——大運河中韓交流圈，2009年秋季號當代韓國

5) <https://kknews.cc/zh-my/culture/kkk3rlq.html>

6) <https://news.artron.net/20201222/n884961.html>

鋪馬。凡往來使命、貢獻、商賈，皆由水路，若或因旱乾閘河水淺不能通船，或有火馳星報之事，則由陸路」。明朝在洪武元年(1368年)即在全國各地置水馬站、急遞鋪，洪武九年改水馬站為水馬驛。崔溥所載，與明朝有關水馬驛的定制是符合的。另外，崔溥記錄了設在運河線上的急遞鋪。由明代的各家運河水程所記可知，除了崔溥，行經運河者都沒有記錄沿岸的鋪，這一點，成為《漂海錄》迥異於其他水程類記錄的明顯特色。崔溥詳細記錄了運河沿線調節水量以利漕運的船閘；見到並記錄了運河沿線的遞運所，這基本上是同類書籍所缺載的；見到並記錄了運河沿線掌管地方治安的巡緝機構巡檢司，這些巡檢司，不見於崔溥以前的行經運河記錄，直到嘉靖年間的同類記載才較多；記錄了在淺灘處為輓舟設立的交通設施淺鋪；記錄了呂梁大、小二洪的氣勢和過洪的驚險經歷，栩栩如生；對運河上的堤閘壩閘等交通工程設施也作了總體性記述。這些描述，將明代運河交通情形描摹得相當具體到位。

崔溥在總述了行經運河驛站等名稱後，還進一步介紹道：「蓋揚州府近南京，只隔三驛，且閩、浙以南皆路經此府以達皇都，故驛路甚大。陸驛相距或六十里，或七八十里。水驛則自武林至吳山三十里，自潞河至會同館四十里，皆水路中之陸路，故相距近，其它則或六七十里、八九十里，或過百里，相距甚遠。鋪之相距或十里，或二三十里。自揚州後，水邊又設淺，或六七里，或十餘里以記里。」這是目前所知關於明代運河全線交通設施的最早而又較為系統全面的記載。

崔溥在其《漂海錄》中，留心觀察運河交通，記錄了未曾為前人所注意或因習以為常而未曾記載的有關驛站、急遞鋪、淺鋪、遞運所、巡檢司以及堤閘壩橋渡塘等大量運河交通設施的內容，有些交通設施，既不見於前人記載，也不見於後人記載，只存在於某個特定時期。依據這些內容，結合相關文獻特別是地方文獻的記載，對照崔溥前後的同類記載，我們不但可以瞭解明中期特別是15世紀後期運河交通的基本情形，而且可以觀察到明代交通特別是運河交通設施的完善或廢壞程度。

明中後期的運河沿岸城鎮特別是江南運河沿岸城鎮，是當時中國商品經濟和社會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運河的經濟文化往來也是最為繁忙頻盛的⁷⁾。崔溥一行經過運河，留

7) 李剛, 京杭大運河文化形象的跨域書寫與解讀, 江蘇理工學院學報, Vol. 33 No. 4 2016, p. 38

下了對運河經濟文化交流和運河沿岸城鎮面貌的系統而又完整的描述，這些描述為崔溥《漂海錄》以前乃至以後相當長時期的同類記載所不備，因而彌足珍貴⁸⁾，頗具價值。

1992年8月24日中韓建交以來，崔溥《漂海錄》成為傳遞中韓友誼的歷史媒介。1993年11月20日，韓國全羅南道與浙江省建立友好關係。1994年6月，韓國務安郡議長奇老玉一行13人訪問三門。2002年7月，崔溥後裔108名代表來三門灣尋找祖跡。2002年9月務安郡與台州市締結友好關係⁹⁾。另外，崔溥所走的大運河沿岸城市中，它們大多數與韓國的相關城市建立了友好交往關係。有力地推動兩國相互借鑒與發展。這些都是崔溥漂海事跡及《漂海錄》歷史價值的生動見證。

3. 漂海錄與其行程路線的紀錄片意義

3.1 行程路線與其紀錄片意義

崔溥的《漂海錄》早已成為了成為傳遞中韓友誼的重要歷史媒介。也早有人探訪了漂海錄所經過的路線。韓國樸泰根教授根據他對崔溥《漂海錄》行程線路沿途實地探訪，於1997年9月1日至12月15日，在《韓國日報》的星期日版上，連續以整版篇幅發表他的對崔溥《漂海錄》的考證成果¹⁰⁾。1998年，KBS電視台製作播放了崔溥《漂海錄》的專題片¹¹⁾。2000年9月，務安郡與台州市締結友好城市¹²⁾。2002年7月，崔溥後裔108名代表來三門灣尋找先輩足跡。2003年12月，韓國駐滬總領事朴相起訪問台州三門，接受了三門縣謝再興縣長贈送的象徵著中韓友誼的水晶「漂流船」。自新華社《「東方馬可·波羅」足跡始於浙江三門縣》對國內外發表後，中央電視台央視國際、人民網、《國學動態》、香港《大公報》等數十家中外媒體轉載報道，引起中韓兩國各界的廣泛關注，韓國一些學者及新聞記者紛紛要求到浙江三門來尋訪。2004年2月6—7日，即農曆正月十六、十七日崔溥獲救登陸516週年的紀念日，韓國聯合通訊社、韓國

8) <https://www.fx361.cc/page/2017/0104/481506.shtml>

9) 金賢德, 崔溥漂海登陸點與行經路線及《漂海錄》, 浙江海洋學院學報, 2006, Vol. 23 No. 4, p24.

10) <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9/02-24/1575989.shtml>

11) <https://kknews.cc/zh-cn/history/5jjjeq2.html>

12) <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9/02-24/1575989.shtml>

經濟日報社、Money Today日報社三名記者，由韓亞航空公司駐滬總經理、崔溥《漂海錄》研究者金炯均擔任翻譯前來三門採訪報道¹³⁾。韓國聯合通訊社發表了記者李宇卓的報道《516年之後再現的「崔溥之登陸中國」》。韓國經濟日報社記者韓友德發表長篇通訊《浙江：500年前崔溥的「中國之愛、祖國之愛」》，還在韓國經濟電視台上向韓國的觀眾介紹他們追蹤「東方馬可·波羅」在浙江三門足跡的親身經歷。MoneyToday上海分社社長、記者柳嘶基發表長篇通訊《〈漂海錄〉作者崔溥——500年前在中國登陸被確認》。2004年2月11日，《浙江日報》以《追蹤「東方馬可·波羅」足跡》為題，以整版的篇幅介紹中韓友誼史上感人事跡。2016年3月1日CCTV 國寶檔案欄目播出了《海絲傳奇—崔溥和漂海錄》紀錄片介紹了崔溥在中國的經歷。近年來，隨著中韓關係跌宕起伏，再加上新冠疫情的肆虐，整個世界似乎被按下暫停鍵，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也無時無刻不體會到漂海錄中「生與死、忠與孝、公與私、情與義、利他與利己、人格與國格等」問題，或許我們通過重走那段旅程，能夠重新為我們現在艱難的生活，找到一份寄託，獲得來自古人的那段經歷中的精神力量。

3.2 如何表現其攝影內容及方法

崔溥漂海錄按照自己的經歷，詳細的記錄了一段旅程，攝影時，完全可以按照其時間順序、地點順序來進行拍攝。根據目前所考證的信息，首先從登陸地點今台州三門縣沿江村金木沙灣開始，走桃渚、山場、仙岩、西里、沿赤，登上牛頭山，眺望牛頭洋。



圖為中國三門縣牛頭山外洋，這裡是崔溥一行人在漂布之後登陸的停留地
出處：韓國最大的專業機構《中央日報》中文網
(<http://chinese.joins.com>)

崔溥在北上途中，不僅走過了很多地方，還結識了很多友人，明舉人張輔，他將崔溥他們引至家中款待交談，還寫有《送朝鮮崔校理序》一文，收錄於《台州府志》和《寧海縣志》。這也是崔溥在途中留下另外一些故事，也值得去一探究竟。

崔溥記杭州，「接屋連廊，連衽成帷，市積金銀，人擁錦繡，蠻檣海舶，櫛立街衢，酒簾歌樓，咫尺相望，四時有不謝之花，八節有常綠之景，真所謂別作天地也」，是關於杭州最早的總體描述。記吳江縣城，「屋偉壯麗，下鋪礎砌」，是極為難得的資料。崔溥所記鎮江城北江邊的西津渡，豐富了西津渡的具體內容。崔溥所記高郵州州城，是非常難得的反映高郵面貌的一條記載。所記濟寧，「水皆從濟寧中分，城之東畔河，西畔濟河，二河縈抱，合流於城南底」，運筆簡潔。所記華北最大的商品轉輸中心臨清，「樓台之密，貨財之富，船舶之集，雖不及蘇杭，亦甲於山東，名於天下矣」，不獨及時地記錄下明中期臨清之興盛，南來北往商販之活躍，兼且對臨清作出了符合實際發展程度的定位，在城市史特別是明代運河城市史研究中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崔溥等親見盜賊劫奪船筏，相與搏擊，簡直就是當時運河社會治安的實錄。

崔溥一行由運河北上，沿著驛站行止食宿，將這些驛站名稱一一記錄下來，第一次全面系統地反映了明代中期運河全線的交通狀況。所以在通過重走漂海錄的行程，可以更加直觀的感受中國京杭大運的交通變化情況。通過地理時空上的變遷，重新拍攝記錄京杭大運河沿岸的變化。

崔溥乘船沿京杭大運河北上，這條人工開鑿的大型水利工程，給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運河的水利工程、山川河流、亭台樓閣、塔廟寺觀無不條分縷析、留意觀察，並加以考證與研讀，其所記內容異常詳細。拍攝紀行時，可選擇一段行程來對京杭運河沿岸進行近景的記錄。例如，京杭大運河的江蘇段，南起吳江縣，北至沛縣。崔溥經嘉興杉青閘、安洋門、永福橋，至江蘇運河第一站平望驛。平望驛位於吳江縣治南五十里，臨古運河，因平望鎮而得名。該驛始建於唐代，為水馬驛。明洪武元年（1368）革馬驛，存水驛，並建驛舍。明清兩代多次重修，有攢典、司吏進行管理，起著為政府傳遞訊息的作用，在京杭運河驛路中佔有重要地位，是使者、官員北上的必由之地。如今，吳江縣已經由縣

13) <https://m.fx361.com/news/2016/0711/3159154.html>

級市調整為蘇州市的一個區，如今這個區域有什麼樣的變化，是否還留有一些明朝時期京杭大運河的遺跡，是非常值得探究的問題。

4. 結論

崔溥的漂海旅程，是一段驚心動魄，一波三折的經歷，在異國他鄉的那段經歷，記錄了一個外國人眼中的明朝，一個不同印象的明朝，那些詳細的記錄，猶如將人們帶入到那個時代，從另外的一個側面為世人記錄下來一個不一樣的大明王朝。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有多少世事變遷，崔溥的那段旅程中的那情那景、那人那事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那條貫通中國南北的京杭大運河，現在又變成了什麼樣子了呢？如果我們重新踏上崔溥的那段旅程，又會給我們一個什麼樣的印象，看到一段什麼樣的旅程呢？這樣的變化能給世人帶來什麼樣的感悟呢？這些問題是諸多學者無法捨棄的心結，如果有機會重走崔溥的旅程，我相信一定會給世人一個不同尋常的旅程，一段不同尋常的認識。我非常期待能夠再重走一下崔溥的那段旅程，希望給世人留下一段不一樣旅程記錄，為我們照亮一段前行的路。

參考文獻

- [1] 葛振家, 崔溥《漂海錄》評語[M]. 北京: 線裝書局出版, 2002
- [2] 牧田諦亮, 《策彥入明記の研究》下(京都: 法藏館, 1959)
- [3] 孫欽容, 書評: 樸元燾, 《崔溥漂海錄分析研究》,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4
- [4] 鄭成宏, 中國和朝鮮半島儒學文化的民間交流, 當代韓國, 2003年春夏合刊
- [5] 金賢德, 崔溥漂海登陸點與行經路線及《漂海錄》, 浙江海洋學院學報, 2006, Vol.23 No.4
- [6] 金健人鮑先元, 崔溥之旅——大運河中韓交流圈, 2009年秋季號當代韓國
- [7] John Meskill, Choe Pu's Diary: 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5)
- [8] 胡夢飛, 朝鮮人視野中的明代蘇北運河風情 —— 以

崔溥《漂海錄》為視角, 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 20142

- [9] 李剛, 京杭大運河文化形象的跨域書寫與解讀, 江蘇理工學院學報, Vol.33 No.4 2016
- [10] 崔昌源, Industry Promotion Research 2018 Mar: 3(1), 從《漂海錄》中人物形象看明朝社會現象, p.73-77
- [11] 馬季, 朝鮮士人崔溥的仁、禮思想——以《漂海錄》為中心, 蘇州教育學院學報, Vol.37 No.2, 2020
- [12] 肖大平, 崔溥《漂海錄》在朝鮮時代的流傳與接受, 中國語文學第85 (2020.輯12)
- [13] 鄭民德 岳廣燕, 明代朝鮮人崔溥眼中的江蘇運河風物的江蘇運河風物大運河印記 2020.8
- [14] <https://kknews.cc/zh-my/culture/kkk3rlq.html>
- [15] <https://news.artron.net/20201222/n884961.html>
- [16] <https://m.fx361.com/news/2016/0711/3159154.html>
- [17] <https://www.fx361.cc/page/2017/0104/481506.shtml>
- [18] <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9/02-24/1575989.shtml>
- [19] <https://kknews.cc/zh-cn/history/5jjjeq2.html>

최 창 원(Chang-Won Choi)



- 1998년 03월~현재: 청운대학교 중국학과 교수, 중국 북경공대 방문교수(진), 중국 천진공업대학교 방문교수(진), 중국 내몽고사범대학교 흥덕대학 부원장(진),
- 2019년 01월~2022년 12월: 중국어문학연구회회장(현), 치바이스화풍 수목화가
- 관심분야: 중국인문학, 중국문화, 중국예술문화, AI와 인문학
- 이메일: abn666@hanmail.net